

增批
歸方評點史記

同文圖書館
印行

卷一

解方年表文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王維禎曰有
大史傳傳新
諸將可見高
帝賞功臣最
急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傅蒯傳不
類補者

陽陵侯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從
攻安陽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
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
賜寬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
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懷。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
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益食邑。屬淮陰。
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益食邑。因定
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
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五歲。爲齊相國。四月。擊陳豨。

王維禎曰此
傳叙得其有
法約言曰此
傳與前陰同
起中涓其戰
功若絕餉道
破項冠取韓
信并將等皆
同故所將卒
斬身生得別
擊等眼自亦
同

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爲代相國。
將屯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爲景侯。子
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
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信武侯靳
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
開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
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
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
立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爲騎都尉。從定三秦。別
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
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

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菑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侯十三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侯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略地東至繒郊。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

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歿。卒。謚爲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蒯成侯繆者。沛人也。姓周氏。常爲

茅璿曰此傳雖簡短至叙無離上心與涕泣留行處忠愛藹然

楊慎曰語近婦人歸有元曰傳削傳不類補者

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以縹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縹爲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憂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縹以壽終謚爲貞侯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縹子居代侯至元鼎三年居爲太常有罪國除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歙皆高爵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

劉長翁曰以
傷心語著愛
之不得不混褒

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縹。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
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
子矣。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唐順之曰敬
傳只叙四事
皆古今大事
也
又曰此等傳
似不為本人
但為漢叙事
耳
鍾惺曰非唯
自處甚高對
慢易大度之
主正宜如此
真率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

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竝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

董份曰書即
日見高帝從
諫如轉圜

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

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

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柰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

劉長翁曰新
破少民與百
萬可具又自
相忤叔知說
士不足恐

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
日夜泣曰妾惟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
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
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
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
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
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
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
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
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
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

劉敬徒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卽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閒。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

叔孫通帛二十四衣一襲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去之。辭辭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辭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畱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

將舉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